

泰山立冬 藏春声

□万波

泰山的冬意总带着几分沉稳，像是山神敛了锋芒，将万千气象都藏进厚重的雾凇里。我家的小院儿就在泰山脚下，被群山轻轻拥着，屋后那道矮墙隔开的便是虎山，成片的松栎林顺着山势铺展开，清晨常有鸟鸣从林间飘来。立冬这天，雾色尚未散尽，邻居家那棵老核桃树就先热闹起来了。

核桃树枝丫斜探过院子栅栏，每年立冬前后，必有一只棕红色的松鼠从虎山而来。它总沿着墙头溜到屋顶，再踩着瓦片轻巧一跃，便落在挂满干枯叶片的枝丫上。细碎的核桃壳随着它的动作簌簌掉落，我倚在门框上看，它捧着核桃的前爪灵活得很，啃食的声响在清冽的空气里格外清晰。这小生灵大约是在囤积过冬的食粮，每啃完一颗，便会将果仁塞进嘴里，直到腮帮子鼓得高高的，那认真的样子，倒像是在完成一场庄重的冬藏仪式。虎山的林木深处，想必还有更多这样的小生命，在落叶与泥土间穿梭，把秋的馈赠悄悄藏起，静待春来。

日上三竿时，雾霭渐渐散去，阳光穿透云层，温柔地铺满整个小院。南边的栅栏下，欧月和果汁阳台还开着花，欧月的花瓣带着粉白的晕，果汁阳台的花朵是明快的橙红色，即便在冬日里，也透着鲜活的劲儿。这样的周末最适合整理衣物，我和家人搬来竹筐，将春夏的薄衫、碎花裙一一叠好收纳进樟木箱。樟木的清香混着衣物上残留的皂角味，成了封存一整个暖季的记忆。随后取出的冬衣与棉被摊在院中的晾衣绳上，我握着竹竿轻轻抽打棉被，蓬松的棉絮在力道下微微颤动，扬起的细小灰尘在阳光中浮动，竟形成了一道道金色的光柱。那是丁达尔现象赠予冬日的小惊喜，像是把阳光的脉络都清晰地展现在眼前，连带着空气中的寒冷都淡了几分。棉被在阳光下慢慢舒展，渐渐暖融融的，这是属于我们的冬藏，把阳光的温度藏进棉絮里，抵御往后的风雪。

院子西侧的暖棚早已搭好，钢管支架裹着防冻膜，在阳光下泛着淡淡的银光。我将大盆的海棠与红枫移入棚内，这两株花木是爱人的心头好，暗红的海棠果挂满枝头，五角枫叶还带着几分倔强的红。而露天栽种的黄金榆，树干已被仔细包裹起来，一圈圈缠绕的草绳，像是给树木穿上了厚实的冬衣。暖棚外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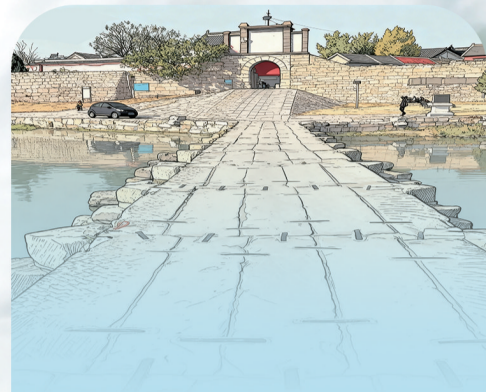
菜畦里，油菜的嫩叶泛着青涩，趴地菠菜贴着地面生长，韭菜则是短茬的模样，叶片带着冬日特有的黄绿，最惹眼的是几株辣椒，叶子快掉光了，唯独剩下红红的辣椒，像一串串小灯笼。我们给这些耐寒的蔬菜搭了小拱棚，透明的薄膜上凝着细密的水珠，阳光照射时，水珠折射出细碎的光芒。这些埋在土里的生机，看似沉静，实则是在积蓄力量，将根系深深扎进土壤，在寒冬中默默生长，这便是植物的冬藏，藏起枝叶的张扬，滋养着来年破土的力量。

暮色四合时，屋内的灯光温柔地亮起。立冬包饺子是刻在骨子里的习俗，母亲早已和好面团，父亲则在一旁细细剥着白菜肉馅，案板发出的“笃笃”声，与窗外的风声相映成趣。我学着爱人的样子擀皮，圆圆的饺子皮在掌心转动，填上饱满的馅料，捏出一个个圆润的褶皱。女儿总爱恶作剧，把饺子捏成各种奇怪的形状，说是要给立冬添些趣味。待一锅水饺下锅，沸水翻滚间，白白胖胖的饺子浮上水面，像一群嬉戏的小白鹅。咬开一个小口，滚烫的汤汁涌出来，鲜香的味道在舌尖弥漫开来。一家人围坐桌前，热气氤氲中，闲话着家常，连窗外的寒意都被这团圆的暖意驱散了。这热气腾腾的水饺，藏着家人的牵挂，藏着世代相传的习俗，更藏着平凡日子里最动人的温情。

夜深了，我再次走到院中。暖棚里的花木静静伫立，菜畦上的薄膜在月光下泛着微光，核桃树上的松鼠早已不见踪影，想来已在虎山的巢穴中安然入眠。泰山的轮廓在夜色中愈发清晰，像是一位沉默的长者，守护着山下的生灵与烟火。

我忽然懂得，立冬的冬藏从不是沉寂。松鼠藏起的核桃，是来年枝头的新芽；棉被收纳的阳光，是抵御严寒的底气；暖棚护住的花木，是春日的花紫嫣红；而一家人包的水饺，藏着的是绵延不绝的温情。

凛冬将至，可这满院的冬藏，不都是在为春天积蓄力量吗？待到来年冰雪消融，泰山的草木抽出新绿，核桃树再次枝繁叶茂，那些今日藏下的生机，定会化作满世界的春意盎然。



大汶口明石桥寻旧

□马振凯

求学于原泰安三中时，每周来往于磁窑与大汶口之间，必从石桥走过。56年一晃而逝，于今再见石桥，感慨万端。

汶水洪荒出，东西流到今。
润泽一方土，滋养吾先人。
年年涨与落，水落石留痕。
一桥牵南北，朝霞送黄昏。
货殖古商道，兵家称要津。
引车荷担者，往来皆乡邻。
驻马桥头立，许是大将军。
文人偶过此，喜作梁父吟。
茶棚^①客已散，古今几片云。
旧地今重访，只为酬素心。
昔哉少年时，求学过桥频。
七日一往返，汶水映我身。
转眼半世纪，水又见故人。
惊诧水中影，斑白恍失真。
昔日影翩翩，今日影沉沉。
再想少年郎，朦胧还似君。
嶙峋石板旧，斑驳古寨门。
都说夕阳好，谁知怜惜深。
人比桥易老，桥老春草新。
陶甑遗址处，依旧水粼粼。

①茶棚：明石桥南有村庄叫茶棚，应从过去的喝茶茶棚演变而来。